

理

理

理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五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外篇達生十九

此篇多莊子雜著中間所論藏神守氣愈譬  
愈精做學問者不可不熟讀此篇惜史氏疏

寐字集

述



不能盡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  
不務知之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  
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  
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  
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  
存生則是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  
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  
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

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  
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  
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情實也魚以為猶言魚用為此夫人莫不知  
生之當養而一有徇物之心非養也故惟達  
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竟不務其  
無以為者以為養夫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  
一有僥倖之心非安也故惟達命之情者則



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柰何者以倖免何者嘗試論之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備物或富貴而夭折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有生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以為形者也生之來不能却生之去不可挽悲夫此形若傳舍耳世人但謂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之果不足以存生也則尚奚以備物致養為哉然雖不足為也

而有不可不為者在焉不可不為則其為不免矣焉有不免於為而得免於累者乎何者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苦故朝夕則思饕餮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思事畜交際則思往來亦人世之所不廢者欲免為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緣簡事損之又損而不以世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必恬淡必寂寞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如是則正平如是則與彼更生如是則幾矣何者世



人生生之厚故不正不平生而動之死地今也無累而正平則一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造化便死他不得更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幾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此一句是問辭復自荅云棄事則形不勞恐勞其形故棄其事也遺生則精不虧恐搖其精故遺其生也遺生即老子所謂不厚其生不益其生之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地之所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

清常寧是形之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也今也精復而形全寧不與天為一乎何者天地與我本同一氣如父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為人也散則返於無始人又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體而虧體者多雖曰成始而返始者鮮矣故惟形精不虧之人乃能入魚出有而生變化喻如以火傳薪薪雖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為一矣精之又精則不惟合天而反以相



天相天猶儒言黃化道言宇宙在手萬化生  
身也人而反以相天則聖修之能事畢矣此  
段所論甚有至理不得草草讀過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子曰  
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女凡  
有象貌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  
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  
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得處

乎不滯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知智 卻隙

潛行不窒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跨火不  
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躡虛凌  
空而遊宴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  
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  
亦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絕若此而足以



通雅卷五  
至乎其先乎先即未始有物之先造物之始  
罔正在於此故惟純氣之守者乃能以真攝  
真而成出有入無之妙用若是色象而已則  
又何能至是乎哉夫物有造乎不形而止乎  
無所化者得而窮之則孰得而禦焉不形即  
所謂無聲無臭者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  
焉者至人之所守守此而已守之之道惟處  
身乎不濞之度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遊乎  
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

乎物之所造而已濞佚樂也處身乎不濞之  
度者虛靜恬淡寂寞魚為常藏此神於淵默  
之地動靜不能倪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機故  
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造化之根  
抵品彙之樞紐出入之機莫不由此故曰遊  
萬物之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致虛之極守靜  
之篤神氣子母抱一無離合其德以通於天  
合者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之所由以造者  
也德通於天則天者全而神無所卻矣物焉



得而窒之火焉得而熱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慄之也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運悟 懼措

若不觀夫醉人乎墜車病矣而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者其神全也蓋醉人醉

矣彼時乘亦不知墜亦不知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是故雖逆於物而不懼以神全故氣全氣全故雖病而不死彼神全於酒者尚然而况神全於天者乎天只是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聖人藏神正藏於此然前曰守氣此曰藏神藏神正所以守氣也

復讎者不折鎔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魚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



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刃殺人乎操刃者殺人乎復仇不折鎭干仇在人而不在物也。伎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此者見無心者之不取忤於世也。使人人皆如鎭干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戰攻殺戮之慘乎。脩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也。是以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之天者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理也。開人之天者妄起知識鑿其混沌之竅也。故開天者德生開

人者賊生德謂全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為之害天。以此理善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於天矣。吾得此理以為生而不能全之則自輕乎人矣。不厭乎天不忽於人將不幾返於真乎。此亦自上文聖人藏神於天上透下意來別作一段為是。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疴倭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



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楸株  
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  
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其痾倭丈人之謂乎痾倭 偃 倭  
痾倭曲背人也蜩小蟬也以竿黏蟬曰承掇  
手取也累彈丸於竿首至二至五而不墜則  
神定而視審從可知矣以是審定持竿故能  
承蜩而不失又當承蜩之時外體欲直內志

欲寧身如株櫛之拘臂如槁木之枝心一於  
蜩而不知蜩之外復有他物蓋雖小技而亦  
有妙理則嘗問之黏物者彼言最忌手顫竿  
頭搖動則物驚而走總之凝定而詳審可以  
得志於物矣其語意正與此同孔子聞其言  
而喜其有近於道也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  
凝於神痾倭丈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藏神守  
氣之用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漈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



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  
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  
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  
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  
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  
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  
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婚其巧一也而有  
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數朔 婚昏  
此亦用志不分之喻觴深至深之淵也游浮

於上也沒汨於下也游人猶知有水但與之  
相忘耳汨人則不見有水如處平陸故汨人  
不待見舟便自能操猶云不習魚不利也不  
入乎舍言利害不入乎心暇幽閑也注射而  
賭物也鉤帶鉤也婚與昏同矜者憐惜之意  
有所矜憚則志分矣故重外者內拙言拙於  
用也與巧字對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  
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



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  
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  
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  
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  
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  
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  
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  
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

若得其名必極

腎服

懸玄

拔篲者拔連茹之草以為篲謙言已不過師  
門糞掃之人何得有所聞乎養生如牧羊擇  
其後者而鞭之蓋以羊性剛狠悅草不鞭其  
後則必有亡失之患喻如養生者必須顧首  
顧尾謹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如此若徑情  
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靡而無恬退之  
守則內傷外患在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不  
鞭其後之戒大抵養生者必知乎道知道者



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乎權故引孔子之言  
以為律令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  
蓋入而藏則有心於止而無心於行矣出而  
陽則有見於動而無見於靜矣豈知至人之  
道卷舒無定動靜惟時無心而立其中央柴  
者無心之義出無心於出也入無心於入也  
中亦無心於中也三者俱得而人之道至矣  
紹至人不亦宜乎故曰其名必極極之言至  
也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惟薄於門首閭閻

之小戶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  
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社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懷  
也其如人不知戒何哉噫民不畏威大威至  
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  
三月掾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



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  
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  
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倭之中則為之為彘謀  
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筴策說稅

豨患

尻九羔反

豚筴

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柵也穀  
食曰豨豕尾曰尻錯舍置也豚楯案之有倭  
文者聚倭筐筥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死  
或身被戮辱陳之豚楯之上真之聚倭之中

亦甘心焉統上二喻皆為以物害己者設所  
異彘者何也一句詰得甚軟美令人有深省  
處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  
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為病數日  
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  
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  
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  
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  
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  
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  
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  
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  
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輾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  
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髻 詰

鮭 蛙 鞋 二 音

蠶 蠶

輾 軫 惡 鳥

詒 怡 畜

談詒倦怠失魂之貌忿瀆鬱結也沈水汚也  
煩壤戶內糞掃之餘積也履髻雷霆皆鬼名  
也倍阿鮭蠶東北方下之鬼名泆陽西北方  
下之鬼名也蓋鬼性曖昧其在戶內則擇幽  
暗之所而蹲踞於地下又至陰之氣弥漫周  
匝化為鬼物寄於人間溝灶戶隅水丘山澤  
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者不可謂子不語  
怪而廢之考郭註諸鬼皆有形狀髻狀如美  
女而衣赤衣倍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



憤大冠帶劍持戟沃陽豹頭豹尾罔象狀如  
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峯狀如狗而有角  
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傍皇如蛇兩頭  
而文五采委蛇則皇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  
必是此而欲霸之心則公素所蓄積故一聞  
此言則輟然而笑瞿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  
席卷併吞之氣翦然勃然何病不已何崇不  
消若皇子可謂善解人意者矣又按桓公萬  
乘之君田而見鬼其心真有不能釋然者故

談詒而病皇子謂其自傷誠是也急為解之  
若說無鬼彼已見矣多多說箇在在處處皆  
有鬼物猛將他心中所至願者微以一句挑  
動曰見之者殆乎霸於是桓公便與坐談不  
終日而不知病之去已此箇意思分明迎合  
桓公與他發箇先兆以誑一時焉得不喜而  
笑英雄豪傑一語投機便肝膽相照見非真  
見兆非真兆特欲鼓舞一時之人心而成霸  
業耳豈知九合之功成此一語外史看莊子



到此亦發一笑真見英雄欺人又長一番識見

紀消子為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消省 憍驕

此亦凝神守氣之喻已乎言已可用乎虛憍昂頭傲視之狀見而欲鬪也猶應嚮影未見

而尋鬪也疾視而盛氣雖不鬪而欲鬪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鷄則神凝而氣全矣故應者反走望風而潰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凝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試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蜩而至於累五養鷄而至於逾月此等說話真可印證學問嘗觀佛乘所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動經百千萬億那由他數若乃十二神符方成藥化九年面壁乃證

建生九 卷五 十六



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  
禪林有云若還生摘下到不馨香此不可  
與躁士道之佩帶者可也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  
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  
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  
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  
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  
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俱

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  
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  
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縣玄 並傍 長去聲

此與汨人操舟之喻頗同苦病苦也並流沿  
流而救之也水之旋入者為齊水之涌出者  
為汨言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沒而  
不以已私與之可以得志生於陵而安於陵  
長於水而安於水只看一安字皆順其自然

卷之五 五



而不知所以然便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  
得之意此於行險中等閒發出一箇居易學  
問妙哉妙哉

梓慶削木為鑿鑿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  
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  
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  
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  
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  
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

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  
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歟鑿據 見現

鑿鍾鼓之縣兩端多有刻縷驚若鬼神者疑  
其精巧非人所成也蓋工人亦知凝神守氣  
之道而又不<sub>敢</sub>以輕試必待五日七日墮其  
支體黜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滑消又觀  
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鑿然者然後加  
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為



而不知皆出於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  
以疑神者正在於此與上從水之道而不為  
私亦是一意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  
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  
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  
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

曰敗

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織

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鉤使之圓而驅之以百  
為度稷蓋承命而駟故敗而無罪求猶責也  
夫精神為用大矣太用之則竭造父不窮馬  
力蓋有見也稷雖善御而以百鉤責馬可乎  
故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  
靈臺一而不桎

倕垂

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看他論一化字便是聖  
學所謂從心不踰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



以手旋物上自圓而成規曰矩者具言成文  
耳彼時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  
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一而不受  
其桎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成  
規矣大抵學問最怕分心又怕有心分心則  
雜而不精有心則物而不化故一而不桎者  
乃能入妙看莊子到純熟處字字句句皆為  
奧旨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  
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  
嘗不適者適之適也。要腰

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化  
矣故物物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與物  
相絕而後謂之忘也不離於物而與之相適  
則自忘矣故履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要心適  
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時義大矣然  
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始於適而未  
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忘適之適而後能



入於化矣此是學問進到極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是徑庭何者適於足者未必適於要適於順者未必適於逆故惟忘適之適則自無所不適矣此便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意然又須知適與忘自有先後如人適我意與之相處久自忘形然猶有揀擇去取魚物不可無物不忘方為妙耳

有孫休者踵門而說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園不遇歲事

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



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  
耶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  
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  
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  
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  
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

哉載載以車馬樂鳩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  
賓擯惡鳥

詫謂以異事告於子扁賓擯棄也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墮支黜聰之意塵垢之外虛靜恬  
淡之境也無事之業寂寞無為之道也為而  
不恃長而不宰雖為而為之以不為也彼固  
惑而來言彼固懷惑而來非先生惑之也食  
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歎孔也  
啓開也言所見者小也鼯鼠斥鴳亦借小物



以鄙之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  
亂辭

備物養形

將欲生之

達生之情

奚以養為

欲免於為

莫如棄世

與彼更生

正平無累

形全精復

與天一焉

精而又精

反以相天

至人不傷

純氣之守

如彼墮車

得全於酒

雖有飄瓦

不忤忤心

開天之天

幾以其真

道可學斯

用志不分

承蜩猶掇

操舟若神

聞之養生

方諸牧羊

隨鞭其後

魚出而陽

畏途孔迤

衽席干戈

人自為謀

異羸者何

霸愈澤鬼

雄走木鷄

削鑿有術

蹈水無私

靈臺勿桎

馬力難窮

忘適之適

至德之行



通生十六  
兩卷系卷五

無出而樹	與金以遊	并垂下又
聞之養主	衣諸姑羊	則雖其對
其志不食	承融融融	孰良等申

外篇山木第二十

寐字集

此篇所論全身免患之道最為詳悉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其要只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熟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天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  
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  
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  
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  
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貴人倫之傳則  
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

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  
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此言處世之道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言  
木以不材而得全鴈以不鳴而見殺如此木  
鴈魚憑將何所處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  
何謂材與不材之間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  
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  
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雖然非道  
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無



累矣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  
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何以故  
大道本無物我世人不知妄有分別同我則  
譽異我則訾是非鋒起而道德因之以日漓  
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人我  
尚不知其孰為可譽也而何有於訾故曰無  
譽無訾今人但知用則為龍不用則蛇耳不  
知用舍者時也時無常在孰專為龍乎孰專  
為蛇乎上下者位也位無常居孰常在上乎

孰常在下乎如是則可龍可蛇可上可下自  
和其光相與斯世斯民同遊於混沌之天而  
未始有名未始有沴故曰遊乎萬物之祖祖  
則所謂無名之始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既  
不物於物矣又焉累於物哉此上古有道之  
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之世則不然自  
以已身為萬物之貴則貴已而賤物矣自以  
其道為人倫之傳則以上而臨下矣人我既  
立意見互起不均不和之變由是而生合則



勢大是故有從而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  
從而毀之者廉則太露是故有從而挫之者  
尊則招權是故有從而議之者有為則功成  
是故有從而虧之者賢則多知是故有從而  
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  
如木不材則如鴈均之乎不能以自免然則  
才與不才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  
哉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蓋深悼  
世道之難為而歆其飯心於道德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  
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  
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夫  
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  
豐狐文狸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  
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  
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  
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  
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此意亦與上同通篇作箇隔靴搔痒說話等  
閒在狐狸身上發出箇靜戒定學問可見此  
老句句寓言皆是說道狐狸以皮毛而致災  
君以魯國而生憂是皆有生之累故願君剝  
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去欲以淨其內而又  
遊於無人之野絜然子然將使內不見已外  
不見人天下之大解脫無過於此又何外累  
之足患哉原莊老之意只是勸人皈心道德

淨裸體的赤洒洒的全然不以世累為心便  
是聖人有天下而不與的心事或謂宗社為  
重如何教他輕將魯國棄了不知論割其至  
愛而棄其旣胎則人人有張狸皮人人有箇  
魯國得之言意之表可也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  
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  
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



輔而行

南越建德之國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國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故其民俗若此不知藏  
無私蓄也不求報無人我也不知義無分別  
也不知禮無往來也猖狂妄行蹈乎大方從  
心所欲不踰矩也道者物之所以終始故可  
生可葬去國而捐俗則自與道相依捐俗二  
字最妙俗者世俗一切有為法也捐之又捐  
則無為矣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  
市南子曰若無形倨魚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  
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糧我無食  
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魚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  
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  
君自此遠矣

又為孱弱之夫沉溺愛河不即解脫者加一  
鞭策盖有志學道者直須放步而前百尺竿



頭回顧不得人魚車則困無糧則飢皆為形骸所累若能外其形骸寡其嗜欲則出王游衍坦然由之而無疑故曰魚倨傲爾形魚留戀爾居則魚車之車行矣少君之私寡君之欲則無糧之糧足矣此便是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從此涉江浮海沂流窮源愈造則愈深愈往則愈遠將立乎不測而遊於無始往日聰明知慮一時廢盡譬彼送行之人到崖而反君自此芒乎獨

行入於寥天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為隣尚何離索之足患哉嘗謂莊子善體物情等閒發出送行二句宛然離情別思渭城朝雨之詞不是過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憚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



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翁編編歛

有人謂有國見有於人謂以小事大以弱事強因勸之去國而舉讓國者以見例大莫即廣莫如上語意既足又將虛已遊世立譬作結虛已遊世即所謂無心應世也知此則所言無人之野建德之國真是去人不遠魯君真可策勵而行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

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曰子

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

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

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

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

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縣玄傳附

歛民之財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趨事也

迺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何遲乎故王子見

疑以為將設何術蓋恐藏仁以要人如所謂



厚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自一乃心  
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蓋人之生理本自完  
具加以彫琢則純樸散矣以此彫琢之術生  
於其心則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則害於其政  
吾將於既彫既琢之餘而求以復歸之故侗  
乎其無知而無識也儻乎其若怠而若疑也  
芒乎萃乎來者勿禁而往者之勿止也從其  
強梁而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  
附我者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其所不堪

者如是一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  
夕賦而毫毛不挫於吾心不挫則常應而常  
靜矣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乃如此  
矣而况道德之有於身者乎大塗猶言大道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  
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  
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  
也矜矜矜矜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  
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是故其行列不斥而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  
身以明汚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  
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  
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  
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  
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  
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  
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

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杆序

行梳

意怠玄鳥也盼盼朕朕不能奮飛之貌引援  
迫脅逐隊而傍人也不斥猶言不多蓋鳥既  
不大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矜弋加之而  
卒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言以才自見  
鮮不自貶其感者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還  
推以與人也如是則有而不居矣不居者道  
也夫道流而不明古今晝夜逝者如斯默以  
運之而已未嘗自明其為道此道之所以為



妙也體道者居得行而不名處則幾矣得行  
謂得志而行名處即以功名自見自伐之意  
純純一也常平常也言純一其心而平常其  
行與猖狂不知所之者同故曰乃比於狂削  
迹者杜門掃軌無轍環之迹也捐勢者不事  
王侯無遊說之行也如此則不為天下立功  
不為萬世立名無所求備於人故人亦不得  
以備善責之此至人之行不求聞達泯然無  
迹者之所為也至人無聞也而子抑何以聞

為喜哉於是夫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而逃  
之大澤之中不華盲目之文而衣裘褐不珍  
爽口之味而食杼粟不起分別之心而亂鳥  
獸之群一味虛已之心與列子食豕食如人  
食者意全夫鳥獸異類也尚不惡之况於人  
乎不惡人人不惡之矣此重言孔子而借以  
喻道之詞若夫子真不肯逃大澤而群鳥獸  
者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  
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寧曰子獨不聞假  
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  
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棄千金之璧負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  
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  
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  
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

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  
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粟戶

假一作殷亡謂亡命布泉布也言假人林回  
出亡捐璧負子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市則  
赤子之布寡於千金若以千金之璧為累則  
赤子之累多於金璧今而捐璧負子蓋以天  
合者難離而利合者有時而棄也當其迫窮  
禍害之秋其勢不能以兩全則利合者不得  
專其愛矣以喻弟子之所以相依者要皆一



時醴交利合之徒是以常則相聚其聚也非  
天屬也無故而合耳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  
離復何惟乎親交之益疏而徒友之益散乎  
夫子於是絕學捐書澹然去其汗漫之交不  
復與弟子虛為揖讓於其前虛文去則真意  
流便是其屬也以天其淡也若水宜乎感以  
無心而愛益加進也

異日桑寧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  
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

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  
物冷冷

真冷二字訛書也吾意當作其命緣者因緣  
依附之意率真率也形莫若緣者不敢高抗  
於人而恭敬退讓若有所推也蓋至讓則無  
文真率則簡便故不求文以待形而俯仰自  
無不得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即所  
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係屨而過魏王魏王



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  
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  
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柘棘豫章  
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  
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  
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  
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廉潔 眇面 憊毀 拘

大布粗布也正縻結帶也履弊而加以繩縛  
故曰繫履憊病困也言衣弊履穿直貧耳未  
及言憊也若夫道德之士遭遇非時處乎昏  
君亂相之間進退維谷不能自逞欲其無憊  
詎可得耶故以騰猿設譬攬蔓者攬其枝而  
蟠結之如蔓之附木者然王長言精神雄壯  
也柘棘枳枸木之有刺者言猿得勢則騰驤  
失便則拘急士之遭際窮通異致有如此者  
語其憊甚則比干剖心其徵也夫言比干舉



重以該輕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  
繫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  
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  
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  
難無始而泝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  
誰乎遂旋  
以槁枝繫槁木故曰有具無節奏音響故曰

魚數犁開判也端拱則頭容直矣不能矐視  
故轉其睛而環視之造至也廣推廣也言推  
已而或至於大則推已者過矣愛已而或至  
於哀則愛已者過矣於是為發天人損益始  
終一貫之理急為定箇歌者之誰誰即齊物  
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誰  
為受者誰不受者徵求到底將見無有受者  
無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  
以語此



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  
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洩也言與之偕逝之  
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  
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  
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  
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  
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如鷦鷯目之所不宜處  
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  
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

其萬物而不知其禫之者焉知其所以終焉知其  
所以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  
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又借顏回發問逐句而晰其第何謂天損飢  
渴寒暑窮極之困皆天所以損我者不知是  
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運物謂造物天地  
行而造物泄則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覆相  
尋吾惟順化而與之偕逝如臣子之聽命於



君直易易耳故曰無受天損易何謂人益始  
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悖  
言始而進步便自順利爵祿並至無有窮已  
受益如此可謂極矣不知此外來之益耳與  
已無干故曰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雖有  
在外者也君子不謂命也苟為不知內外輕  
重之分而歆羨於儻寄之物非其有而取之  
其不為盜為竊也者幾希君子不為盜也賢  
者不為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

患益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若所為殆異  
於鳥之所以自處者矣鳥之輕取莫如鷓鴣  
鷓鴣即意怠也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所  
難食之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襲諸人間之  
堂上蓋以人間堂上社稷之神居焉神德好  
生故托諸明神以析人之不害此鷓鴣存身  
之知也而人反不如何哉故曰無受人益難  
何謂無始而非卒蓋卒即始也一氣相禪終  
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由之故或益之而



損或損之而益莫如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始是故不可以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蓋人亦天也天亦天也無天則無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為天又必有居無事者以為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有人有天猶所謂立人之道立天之道云爾有人天也而人之不能有天則何故哉只在性分上有了加損是以不能順其

自化徃徃至於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故人不能以有天聖人之學惟晏然體逝而聖脩之能事畢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之所以為卒始者體其逝則何人非天何天非人而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

莊周遊乎彫林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



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彫林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夫物無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蟬得美蔭而

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螂執翳利蟬而忘其形螳螂之忘也異鵲從而利之乃至感人之穎不覩不逝異鵲之忘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忘也是皆足以為累物忘真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今鵲復召我矣莊子於是翻然有悔三月不庭以寓閉閣思過之意因門人之問而告之曰吾為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雀之故而遭虞人



之評且聞之也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粟林  
之有禁乎見物忘身違俗犯禁自取戮辱亦  
固宜焉耳三月不庭蓋言悔也  
感穎謂平穎而過殷大也翳娘之斧也評罵  
語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美一人惡者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  
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  
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

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賤美貴惡豈人情哉物固有相召耳蓋美  
者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固不知其美也惡  
者自惡則有退讓之意吾固不知其惡也嗚  
呼逆旅小子可謂友德而不荒於色者矣既  
又為美者謀使其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安  
往而不愛哉而惜乎美者之不能也小子識  
之無往非道也魚往非學也亂曰  
將欲全生 木鴈無憑 祈免乎累



道德是乘

魚譽無訾

浮游上下

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

剝形去皮

洒心去欲

無人之野

建德之國

涉江浮海

乘彼虛舟

魚車魚糧

虛已以游

侗乎無識

儻乎怠疑

毫毛不挫

朝夕賦而

辭其交游

無責於人

捐勢削迹

鳥獸可群

天屬斯親

捐璧負子

無以利合

而其如醴

形莫若緣

情莫若率

直不求文

奚以待物

士有道德

時不與行

騰猿失便

莫逞其能

魚受天損

魚受人益

何人非天

魚始非卒

聖人晏然

體逝而終

正以待之

與時偕行

栗林忘身

虞人戮焉

何美何惡

去其自賢

山... 卷五



王以善之

與

無故非卒

聖人異於

歸並而然

無受天賦

無受人益

所入非天

却下與許

翻對夫更

莫知其論

實不末支

奚以對

士休並密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竅字集

此篇多有精密之語正好與內篇大宗師參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



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  
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  
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  
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稱道數當謂與論道理。往往當於人心。其為  
人也。真真謂質任自然。人貌而天。謂貌雖人  
而心則天也。虛緣虛已而順物也。葆真虛靜  
以養真也。清者或不足於容物。而彼則能容

人。無道則不待言語。惟正容以悟之。而彼不  
肖之心。自消。順子之行。若此。蓋所謂蕩蕩乎  
無得而名焉者。宜乎子方之難於言。而不稱  
也。文侯一聆其言。儻然自失。解形箝口。深愧  
所學之粗淺。蓋欲師其全德。而剗其形皮。直  
以勢分之榮。為身累耳。故曰：魏真我累。解形  
鉗口。寫出儻然自失之意。甚真切。在子善體  
物情類如此。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



聖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

見溫伯雪子父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夫若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蘄初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言習於未學而昧於本體彼其進退成規矩從容成文章諫道有法則而不知抑末也本之則無是以歎耳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謂不待言說只以目相視而意已喻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



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訝道回誅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

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始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瞻撐比去聲步趨馳皆就馬而喻夫子步亦步是夫子言而回亦嘗言也趨亦趨是夫子辯而回亦嘗言辯也夫子馳亦馳是夫子言道而回亦嘗言



道也然而大可為也化不可也夫子奔逸絕  
塵而回矐若乎其後者言夫子不言而信不  
比而周無噐而民蹈乎其前不知其所以為  
然而然也不言而信者不期於人而人信之  
也不比而周者不期於人親而人親之也無  
噐而民蹈乎其前者無名與位而民自歸之  
也此夫子之神化也而回不知其所以然故  
矐若乎其後矐若謂直目而視也不知此箇  
所以然者乃聖人所存之神不疾而自速不

行而自至者故夫子急為提醒曰惡可不察  
與察謂密察此心之存否蓋人之有心如天  
之有日暎出於東暮落於西而凡有目有趾  
者莫不待是以成其功故是出則存存謂動  
而作也是入則亡亡謂休而息也造化亦然  
故萬物莫不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謂  
待箇所以然者乃自然之覺性吾人之慧日  
也自吾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不能化  
以待盡損之又損以返於虛感物而動牿之



反覆日夜無隙而將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  
形知有命矣而又不能規乎其前丘丘土之  
高者規取則之義規乎前丘者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也前修往哲皆能不亡所待以生之  
物今也迷頭舍父迷失真宗日夜無隙以濱  
於死是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誠可哀矣  
此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者也交臂  
而失猶言對面不相識也與汝交臂即指有  
待以生之物且汝殆欲著乎吾之所以著者

乎汝又指回而言著者顯明之義所以著又  
指所待以生之物言彼雖顯著於日用之間  
而其所以然者則虛無之盡有不可以色相  
形聲求者故彼已盡矣汝惟不知化以待盡  
固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肆者市馬  
之地唐者無壁之屋求馬於肆見肆而不見  
馬求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如上之言亦言  
辯亦辯言道亦言道是皆以有求我者宜乎  
瞠若於絕塵之後而不可追也且吾嘗語女



墮其支體黜其聰明汝亦嘗拳拳而服膺矣  
是吾服汝也甚忘而汝服吾也亦甚忘甚忘  
之與求有也則相去遠矣世人之學只知徇  
生執有說着忘字便茫無着脚反起虛無之  
嘆雖然忘亦何患雖忘吾故吾而吾自有不  
忘者存蓋故吾即求有之吾而不忘者即吾  
所待以生之物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髮而乾熱然似  
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某也眩與其信

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  
謂耶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  
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  
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  
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  
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  
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  
也且孰為之宗乾去 熱藹 見現 離去



熱者不動之貌似非人喑然似喪其耦也老子言吾游心於未始有物之先是以如此嘗為汝議乎其將將者且然未必之義謙詞也言未始有物之初渾芒一氣耳氣有陰陽而陰陽之生也則互為其根故至陰肅肅而肅肅者出乎天至陽赫赫而赫赫者發乎地陽升陰降兩者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其或有為之紀者乎而吾不見其形紀即所謂無極之真超乎色相形聲之表者雖則不可見而

其消息盈虛之運則一明一晦為日月之推遷一死一生為萬物之終始非是也而且孰為之宗乎是即指為之紀者宗即內篇所謂

### 大宗師

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  
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  
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



馬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樂洛滑汨。

疾之言惡也。所以不惡變易者。蓋以數無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少變而大常者自在也。夫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入手。其胸次是大常也。天下萬物一焉者也。得其

一則真常者在我矣。故四肢百骸塵垢也。死生終始晝夜也。是皆變代不常之物。知其有大常者在。則皆不足以累心。以故易之而不疾。而况得失禍福之介然者乎。是故棄隸若棄泥塗。隸謂天下之以勢分相屬者。蓋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我。則我貴。不常在隸。則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吾心乎。為道者解此而已。解此則得至美而游至樂。天下孰加焉。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  
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洑也  
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  
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  
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  
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  
全也說脫 灼酌

此種學問無脩無證假以言語補助皆落筌  
蹄故復發此一段蓋天地之德無為自然而

已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灼之而  
自潤是何假於脩習而能之哉故至人之於  
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不能離言能物物也  
或問不脩之義曰不脩乃所以為真脩也學  
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  
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墮而支體黜而聰  
明又何脩之有哉醯鷄醋中蟻蠓發覆謂啓  
幕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



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為  
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  
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  
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  
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  
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  
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  
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句矩 斷了亂反

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年安  
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爾者特寓言耳一丈  
夫孔子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  
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  
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  
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  
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  
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舐神紙反 儻但



以下錯舉數事備言無心感人之妙百里飯牛自適已事而已原無干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所謂一之外無敢設者故牛皆得以自適其性而肥壯異常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其心則指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而言動人指成邑成都及師錫底豫也儻儻舒閒之貌槃礴箕踞也羸與裸同蓋善盡者神閒氣定意在筆先元君占而善之可謂知盡者矣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

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踞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鯁斛不敢入於四境



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鯁斛不敢入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  
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  
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  
終身無聞莫釣疑是莫釣 頓髯 鯁庾 壞  
臧丈人太公望也一連下六釣字文亦奇言  
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也不釣蓋非持其釣而  
以釣為有事者也常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  
百姓無天言生民無主也號命之也瘳治也

其無他言當遵先王之命不可更生他疑也  
典法無更無變令也偏令無出無專令也壞  
植散群無偏黨也長官不成德不居功也鯁  
斛不入四境不懷疑也鯁與庾同太公之政  
如此信乎足以及天下矣然有心以及天下  
非自然也故太公因其問而遁之蓋恐不知  
順天命之自然而一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  
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為



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  
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回之問亦是夫至人無夢况有心為夢耶夫  
子於此有難於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也可  
輕論耶彼直以循人情於斯須耳盖循情以  
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  
子之盛節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  
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常與汝  
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魚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  
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  
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  
中也殆已夫。恂一作眴

貫鏑也引弓滿鏑射之法也沓重也言前矢  
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矢復



寓於弦上如此敏捷如神而徐觀其身則如木偶然故曰象人是則可謂射之射矣而非不射之射者何能以巧用而不以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淵則神怯而不能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學一履艱險便自退卻不得受用即為死生有變於已所以北宮黝之養勇直到不膚撓目逃處方能勝人故觀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百仞之淵逡巡其背一分躡實二分履

虛揖禦寇而進之是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烏能若是乎哉故知至人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而斥之八極之外神氣不變非強之也中有養焉耳嘗觀虛弱之人夜則夢飛墮地則駭汗洽背此便是神氣怯細之徵古之人多以夢寐卜所學之淺深若乃猿舞竿頭魚潛水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此輩工匠有何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機便成絕技此箇慣習亦是他神在此處存氣在此處守若



移之他處却又不能所以但為偏術小巧與  
列子之射同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艱然  
一神定而萬事畢矣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  
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

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刳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魚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戲義栩栩鼻踵息而不粗也孫叔敖亦幾乎知道者觀其言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我而又審其輕重兩在之權若果重在令尹則與



我魚與果重在我則令尹魚與既然而不相  
干夫復何生欣戚方將為之躊躇為之四顧  
審乎無假以求所謂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  
賤者何暇論夫人貴人賤哉既以為人已愈  
有一句出老子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  
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  
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  
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雖  
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言也  
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喪存楚未亡寧足以  
存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凡未  
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奚益明乎內  
外輕重之辨者當不以身外之物為欣戚矣  
方壺外史說是篇已作亂辭

逖矣順子

虛緣葆真

至哉温伯

目擊道存

夫子絕塵

回也步趨



故吾可忘

無死其心

聃遊物初

敦兮若朴

得此大常

洵美且樂

肅肅者陰

赫赫者陽

交通成和

生此百昌

莫見其形

莫知所窮

且也非是

孰為之宗

至德不脩

奚假言說

無為自然

天地日月

夫子發覆

號魯一人

百里飯牛

魚心得君

畫史解衣

宋君善之

夫人持釣

文王得師

禦寇引矢

伯昏履危

神用者王

小枝安施

得令匪榮

失凡奚惡

審其存亡

任彼來去

日子方二十一



計遊來去

計今垂榮

計智歸京

夫以真惡

林用秦王

審其存亡

小姓交遊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齊字集

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絕名相混溟晦昧迥  
出思議之表讀南華者知北遊最為肯綮後  
此悟入則大乘法藏皆可迎刃而解矣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  
謂焉知謂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  
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  
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南登旅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



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嗟予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慮始知道無處無  
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  
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  
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處上聲

矣 辨紛 來

知與無為謂狂屈皆假名也道之為物也無

名無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  
知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  
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以從而得知之問  
所謂魚風起浪頭上安頭故魚為謂不答此  
機正與佛典世尊不答外道之問者全昔有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  
道讚歎作禮而去阿難却問外道得何道理  
讚歎而去佛言如良馬見鞭追風千里今魚  
為謂之不答也莊老急為提點兩句非不答



也不知答也此意却又明顯若使知答則是  
墮於疑網落於言筌起於知識生於見解而  
去道益遠矣北遊者却不解此復往問於狂  
屈狂屈謂予知之欲言而忘其所以言此一  
答雖若近似却不能使之路絕道斷猶為引  
夫上堂而逐之及見黃帝而問焉則已太泄  
夫機矣而知復問三者孰是豈知知者未必  
為真知而不知者正所以為知耶故黃帝曰  
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終不近

也所以老子之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聖人行不言之教以上說話分明是莊子撰  
出以為此三言之疏義大抵此種不言之學  
問要人直下領悟擬議即差商確即乖又使  
說透天機談盡玄妙自耳根入者終無受用  
禪家往往以此勘人一擊粉碎有問如何是  
西來意者德山臨濟之徒非喝即棒直是絕  
人之路斷人之道使人迷悶莫前久之各各  
自有透悟昔南泉斬猫舉似趙州趙州脫却



草履頭頂而出南泉却說使趙州當機恰救  
得此猶在於此薦得方知聖人行不言之教  
者其旨深其意遠等閒不得拈示直令自悟  
可也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  
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  
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復欲歸根不亦難乎其

易也其唯大人乎

相去

易異

此亦老子註疏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道  
者無為而常自然不可致也儒者皆謂聖人  
至德不知德本純純全全人人具足有何不  
至而有至之名故曰德不可至道德之下而  
有仁義仁猶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於分別  
去道遠矣虧之可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故  
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始也夫為道



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奚取於是而為之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則道德幾矣今已樸散而為器矣復欲歸根不亦難乎歸根謂返於道德其易也唯大人大人也損之又損也無為也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

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造化之機成功者退將來者進而萬物之生之死莫不出入乎此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而不知其孰網維是其氣之聚散為之乎蓋盈天地之間只是渾芒一氣以息相吹如野馬網罟有所附麗則塵塵相聚而物生散則復歸於氣而物死喻如漚因浪發冰自寒凝散則復歸於水知生死之為一氣耳則任其陶冶夫復何患今人但以生為神奇也而



知北遊二十一  
美之死為臭腐也而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  
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奇反覆相因無有窮  
已何美可歆何惡可厭在聖人則處之一如  
不起分別所貴乎一者以通天下萬物皆一  
氣也一氣則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  
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  
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  
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

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  
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此即章首之說義更明白無勞箋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  
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  
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員莫  
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凡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有法則議之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有理則  
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大美猶言大功  
成法調節候氣序成理謂各有成性不言不  
議不說者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  
變達萬物之理故亦以無為而成妙用故曰  
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之物生死萬變方  
員異象莫有知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為臭腐  
臭腐復化神奇翩然萬物而無物之不有自

古固存而無時之不然所謂萬古此天地則  
萬古此造化萬古此造化則萬古此人物而  
求其所謂根則不可得而知非不可得而知  
也冲漠無朕超於色相形聲之外夫國無所  
容吾知也既無所容吾知矣何所容吾言哉  
何所容吾議哉何所容吾說哉聖人所以行  
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者觀此而已淵乎微  
哉

六合為巨未離其内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



莫不浮沉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惓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

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承上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不  
在故六合雖大而此道不離於其內秋毫為  
小而其體必待而後成萬物得此則浮沉上  
下日新又新而不已造化得此則陰陽四時  
各得其序而不愆惓然若亡也而寔存油然  
不形也而自神萬物自生自畜自養自育而

不知誰之所為以是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  
居然可知矣聖人以之而行不言之教成魚  
為之化也有以哉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  
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  
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魚求其故  
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  
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  
晦晦魚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媒昧說悅



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攝汝知不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將見德為汝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不得其心之所之如此形容有道者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如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於心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視凝神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此箇景象直是

相悅以解無心之甚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言此人真是實知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弟子舊套而以故自持媒媒即昧昧也彼何人哉乃幾於道而能若此歎之深美之至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委積聚也。夫人地火風水四大假合而有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陰陽二五交通成和而後始有生氣。故曰生亦非汝有。天地之委和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形相相禪無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天地之委蛻其

行也。孰往之其處也。孰持之其飲食也。孰味之。天地之疆陽氣也。疆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而生物者。夫舉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有則今者幻身復在何處。又胡得而私有。夫道耶。蓋知身之非有。則貪着此身以為有常者。妄矣。知道非我有。則執着此道以為有得者。妄矣。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而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亦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  
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撻擊而知夫道  
官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  
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  
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  
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  
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恟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  
勞而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  
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間間  
官窈知

疏瀹爾心通其滯也澡雪而精神滌其舊也  
撻擊而知去其識也官然深奧之義崖邊際  
也略粗略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魚也  
而至有生焉至虛也而至實形焉故曰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何以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疑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之真也其所  
謂精則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生於道則知  
性之所自出矣知形本之生於精則知命之



所知通二十  
所由立矣上下二精字要有分曉蓋精神之  
精即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  
形本之精即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  
而有質者也萬物皆以形形相禪而生故胎  
生卵生總為生類既生矣則不能以無死然  
而其來也不知何所來其去也不知何所止  
魚門魚房而死生來去四達之皇皇也道之  
物物有如此者人能邀而得之則肢體強健  
思慮恂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發是故

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無方道德有於身  
而符徵見於外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是道也  
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月不得則  
不行萬物不得則不昌而况於人乎信乎其  
不可不邀而得之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  
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  
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



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魏平聲

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知辯之以慧而不知  
知慧之開道之鑿也聞見之多理之障也以  
故聖人斷之老子曰絕聖棄知蓋斯道之妙  
不在辯博一言以盡之曰冥冥而已雖則冥  
冥而實為昭昭之本故出而生萬有也舉世  
益之而不能為之益入而歸於無也舉世損  
之而不能為之損此則聖人之所保者保如  
佛語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之保淵乎若海言

其莫測也魏乎終則復始言其無端也是道  
也洋洋乎發育萬物不得君子以為之運量  
則造化幾無全功運量者裁成輔相以成物  
曲之利者也是道雖貫乎物之中而又有行  
乎物之外者故曰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若夫  
資之以生資之以始亘宇宙而不見其終窮  
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  
段補出天不人不成意更周匝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



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嗜醜物也。雖有壽  
天相去幾何。頃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  
非。嗜陰 醜意

中國有人焉。謂至人也。非陰非陽。言其出乎  
二五陶鑄之外。直且為人。謂其形直人而已。  
將反於宗。遊於物初也。反於宗。則其德與冥  
冥者合矣。若自其宗而觀之。非惟無形。抑且  
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生者  
氣之聚也。如人之有嗜醜者。然故曰。生者嗜

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而已。  
人生百年。直頃臾耳。何足是堯。非桀。哓哓焉  
於頃臾之頃乎。蓋堯桀終有是非。游心物初  
者。直且與之相忘耳。

果。旅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  
遠。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旅。言果旅之物。雖微而其  
卑高之相。亞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不亂。



人道之大雖難與果蓏比倫然其所以相齒  
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觀果蓏之出於自然  
則人道後可知矣是以聖人遭之而不違過  
之而不守遭之而不違者如父子之無所解  
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亦惟盡所當盡而  
已然過矣而化未常苦節以為貞蓋亦順其  
自然而不加以一毫人為之私常人則貪着  
其事譬困株守不自解脫者抑又多矣調而  
應之德也調謂調和善處為之而有以為者

也德也偶而應之則無心為之者也道也蓋  
知其自然而一以無心處之則雖為之而無  
以為矣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世出世法莫不  
繇此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  
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  
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殺墮其天  
表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後之乃大歸乎

隙同

溲流

殺韜

墮藜

卻



卻隙古通用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歲月直如隙駒注然勃然出者油然溲然入出則生也入則死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其死也則為生物所哀其在人也則為同類所悲而其哀也悲也死者不得而知也在彼則以為解其天殁而隳其天袞云爾囊弓曰殁囊衣曰袞蓋人之有軀殼如物之有殼袞者然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解而墮之彼方適然自以為快又如旅人之赴家此其大歸

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而我噉噉然後而號之何為者哉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實相也無假者也圓覺經云幻身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



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論亦衆人  
之所同知然却非將至者之所務何者至則  
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猶為夢中說  
夢故道不可見若使相遇而後見猶有二也  
故曰明見無值道不可辯辯不若默道不可  
聞聞不若塞默焉塞焉黜去見聞辯說之支  
離則於道得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魚  
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蝼蟻曰

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礫  
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  
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  
也每下愈况屎字 溺去聲 豨喜

夫道無不在問道者每每求之於高遠則非  
矣故莊子因東郭之問而以每下者答之欲  
其知糟粕煨燼無非至教所謂洒掃應對與  
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而東郭不知也於是  
莊子曉之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取正於正



獲之問監市乎履豨愈下則比况愈明豨大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蓋豨之肥瘠蹴其鬐則自可知鬐物之底也故以為下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猶今之當行者

汝惟莫必魚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魚為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

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馮憑

閒閒

必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惟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迹乎物而得謂之道者乎畢竟道之與器兩不相離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與咸三字何異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粕煨燼何殊雖然我以其言言道子以其問問道言與問皆非道也將更與子進上一步遊



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  
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無聞無為乎澹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  
則似有所往而實無所往無所往也故不知  
其所至無往則湛然常住矣其有去來則適  
來時也適去順也安其時處其順而不知其  
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  
而不知去皆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  
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是以有為為應迹

以無住為自然彷徨乎馮於閒曠之野入於  
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所謂與子遊乎無  
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意蓋如此  
大知猶言大道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  
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  
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物物者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際



際謂邊際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  
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  
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者謂盈虛  
也衰殺也皆有兩邊道則謂彼為盈虛也而  
非盈虛謂彼為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為本  
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散也而非積散張  
子所謂兩在故不測意蓋指此

姪荷其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  
晝瞑姪荷其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

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  
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  
而死矣夫弇垺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  
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  
於無形聽之於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  
以論道而非道也姪阿聲  
麥開也天者推尊老龍之詞無所發予之狂  
言言無復以大言振我也秋毫之端萬不得

弇奄

垺岡

麥車



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其狂言  
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體道者有見  
於此是以昏昏默默收吾之視也而視於無  
形返吾之聽也而聽於無聲若與人論道而  
謂之曰冥冥直言筌耳冥冥豈為道耶蓋道  
而可以冥冥名則道又可名矣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  
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  
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

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  
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  
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  
知者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  
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  
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  
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  
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  
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



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  
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  
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此段亦自上透下大意謂不知乃知知乃不  
知泰清問道於無窮無窮以不知答之是矣  
既又問於無為則為失問無為自以為知而  
舉其數不知道無名數凡可舉可陳皆外也  
而非內也外而非內則淺之乎其言道矣大  
抵道不可言言之則非道不可聞聞之則非

道不可見見之則非道不可形形之則非道  
不可名名之則非道不可問問之則非道不  
可答答之則非故無始重重掃淨直到不知  
地位而後始為究竟崑崙山之最高者不過  
乎此則不能挾日月凌倒景而遊乎太虛以  
喻無內而待問窮者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  
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



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  
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以道經參之是所空  
既無而未到無無亦無也所以尚落無之一  
邊既落於無無復為有及其為無所有則清  
淨之中着了一物何從而得官然空然不見  
不聞乎哉大抵性體真空加一無字不得加  
一無無不得佛語所謂如剝蕉然直至層層  
俱盡而後始為空到妙哉妙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  
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  
捶鉤於物魚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  
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魚不用者乎物孰  
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捶鍛也言大司馬之  
屬有善捶鉤者老而精絕無毫芒之失臣有  
守也守即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察察即所  
謂唯蜩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皆假不用



者以為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用者技也不  
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况小技乎萬事萬  
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  
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  
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  
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  
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  
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

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為思慮未起鬼神莫  
知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容吾喙者冉求驟  
然以是為問蓋有難於為言者而夫子直曰  
可知蓋亦因今推古而姑以是為証欲冉  
求之自悟焉耳蓋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  
有有今而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  
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古則亦做今不出  
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端



而冉求未喻也明日復見謂昔也昭然今也  
昧然敢問何故想其一問之初略覺有此領  
悟久則愈思愈塞夫子為語其故昔之昭然  
者是汝初問之時胸中廓然無物方爾虛心  
受教神者受之故虛靈之天稍覺透露譬之  
雲破月暎頃之落了言筌添了見解虛靈之  
天反生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之故為字去  
聲道家原說此神不是思慮神此箇不神最  
能遮障本體故令昧然既又為狀未有天地

之先空相如此前言古猶今也此却分明說  
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試將太極  
圖來參看太極圈中陰陽分對相待而生靜  
極而動動極復靜便是古今始終下五行男  
女萬事萬物便是子孫最上一圈空寂無有  
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之先的  
空相此中若加求索將無作有便不是未有  
天地之先所以先儒說總說性便已不是性  
又謂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不得蓋亦



有見於此而冉求未對畢竟難悟再加思索則去之愈遠故夫子曰已矣未應矣猶言罷了不消對了此箇已矣未應真是好絕了思慮罷了言說一直造到未有天地之先是真脫悟如其未悟已矣未對不起見解他日自有恍然處所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便緣此以得心之不動此一機要等閒拈以示人適遭疑貶儒者却說問之弗知弗措也辯之弗明弗措也如何罷得不知夫子直為鈍

根者說箇下學之事若是上根一聞千悟縱有未悟亦不肯於耳根上去討分曉何以問辯為哉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承上意遂撰出此段蓋死生事大吾人真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須要知得適來時也適去



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之學老  
氏者但以生為可求益生厚生裨益於有常  
之外不知滅為幻滅生亦幻生以生生死終  
未離幻唯知道者以生死為旦莫適去順也  
死則已耳故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今  
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一切  
捐棄有為之法不知落於頑空淪於斷滅搞  
木死灰魚有是處唯知道者以其知之所知  
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滅生事以死其生所

以然者蓋以死生有時吾人則當順以待之  
當生之時本體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  
時本體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又  
此死生變化皆屬後天形質有先天地而生  
之物耶故物物者非物自物出者有生有死  
不得謂之先天地先天地者無生死古今終  
始之謂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人性空中  
之有物也有物則生生無已即是而觀聖人  
之愛人無已者亦其性空之中添了愛緣故



令輾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有意必固我亦大道之所不取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涉於有迹者回問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者應感

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亦必有箇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胸中必有箇不滯不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必有箇不憂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相順而俱化乎必與之莫多其一不化者乎莫多即一不化者此解外史以意測之當得如此諸解直是無謂



豨帝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齧也而况  
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  
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齧齧  
古之人若豨帝黃帝有虞湯武數聖之學皆  
能自成一家故曰圃圃宮室與彼儒墨之中  
抗顏稱師者皆不能與物俱化但見是是非  
非互相溷濁何况今人抑何怪其然乎故唯  
聖人善處萬物而不傷惟不傷物也故物亦

不能傷不傷者與物俱化相忘於是非同異  
之辯而兩不相齧也惟無所傷者然後能將  
迎焉畢竟將之以無將迎之以無迎無將無  
迎此謂將迎也已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  
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  
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  
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



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人遊乎山林臯壤之間既自欣然而樂矣感今傷昔則又不能無哀所謂情隨事遷感慨係之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泫然泣下者存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是耶邈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萬物之逆旅萬物常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喜其相值而又悲其不能留誠無益哉今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

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能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是不達於無常之說者也夫是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今務免夫人之所不能免者庸可得乎為計日拙為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落於筌蹄至為不牽於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必欲齊其知之所知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北遊三問

無為不知

帝也弗近



狂者似之 言者不知 知者不言  
不言之教 聖人貴焉 道不可致  
仁或可為 德不可至 義則可虧  
損之又損 其惟大人 能以散朴  
而歸於根 生也死徒 死兮生始  
臭腐神奇 孰知其紀 一氣所通  
油然聚散 生死為徒 吾復何患  
成理不說 大美不言 至人無為  
達觀於天 被衣論道 齧缺睡寐

彼何人哉 媒悔若是 道非身有  
盲固難名 以彼昭昭 生於冥冥  
萬物皆往 資焉不匱 博不必知  
辯不以慧 須臾天壽 奚以是非  
解發壅泰 及此大歸 形之不形  
論者不至 際之不際 非即非離  
宵然光曜 藏矣老龍 何哉無內  
以待問窮 履豨可喻 樗鉤作程  
每下愈况 有守斯精 未有天地







聖